

前　　言

《卜算子》又名《缺月挂疏桐》、《百尺楼》(秦湛词有“极目烟中百尺楼”句)、《楚天遥》(僧如晦词有“目断楚天遥”句)、《眉峰碧》(无名氏词有“蹙破眉峰碧”句)等。万树《词律》及《词谱》均以苏轼“缺月挂疏桐”一首为正体。其体式为双调、四十四字，上下片各四句，一、二、四句五字，第三句七字，二、四句押仄韵，两片相同。除正体外，另有变体若干。变体之一是增韵不增字，即仍为四十四字，上下片首句各增一仄韵。如石孝友之“见也如何暮”一首。变体之二是四十五字体，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下片末句五字变为六字，第三字豆，如徐俯“胸中千种愁”一首，末句为“遮不断、愁来路”；另一种是上片末句五字变为六字，第三字豆。如黄公度“薄宦各西东”一首，上片末句为“又何况、春将暮”。变体之三是四十六字体，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上下片末句各增一字，皆变为六字句，第三字豆，如张先“梦短寒夜长”一首，上片末句为“但自学、孤鸾照”，下片末句为“问尺素、何由到”；另一种是下片末句五字变为七字，如无名氏“幽花带露红”一首，末句为“如何独自教人睡”。变体中所增之一字或二字也可视为衬字。主要变体略如上述，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变体，

这里不一一备举。

关于《卜算子》这个词调的起源及演变，现在已无法确考。万树《词律》解释此调时说：“毛氏（指清人毛先舒）云，骆义鸟（即骆宾王）诗用数名，人谓为‘卜算子’，故牌名取之。按山谷词‘似扶着卖卜算’（此句见黄庭坚词《河传》），盖取义以今卖卜算命之人也。”这只是万树对调名之取义所作的解释，并未涉及此调的起源及演变。沈雄《古今词话·词辨卷上》引《古今词谱》认为《卜算子》的平韵就是《巫山一段云》，有可能《卜算子》就是由《巫山一段云》转来。此说虽不无道理，但也只是一种推测而已。从现存的唐宋词来看，唐五代词中尚无《卜算子》之作，仅《全唐诗》第十二卷录有吕岩一首，但明显为后人假托。宋词中用此调者渐多，较早的有张先、苏轼、黄庭坚、王观、李之仪等。上五人中除苏轼、王观外，另三人所作均非正体，而苏轼的正体，也是后人确定的，所以就当时来说，此调体式尚未完全固定，这是一些词调流行初期的一般特点，可见《卜算子》之流行应是北宋初期开始的。至于此调创制于何时何人，则不见记载。张先、柳永词中各有《卜算子慢》一首，与小令同名的慢曲，一般都是在令曲基础上敷演而成，由此可知，《卜算子》词调的产生应是在张先、柳永之前，具体时间，无从考查。

两宋词人用《卜算子》创作的作品并不太多，当然也有一定数量。作品中涉及的题材还较广泛，但就多数作品来看，主要集中于咏物、闺情、送别、伤春悲秋、感慨身世等几个方面。其中咏物之作较多，因苏轼的“缺月挂疏桐”一首即

属咏物，且其语意高妙，影响甚大，此后不少词人或师其意，或和其韵，所以此调多咏物之作。所咏之物又以花为主，有梅、兰、荷、桂、海棠等，咏梅为词人们喜爱的题材，陆游“驿外断桥边”一首最为传诵。闺情、别情、伤春悲秋是词的传统题材，以《卜算子》咏之者自亦不少。其中咏闺情者以李之仪“我住长江头”一首最佳，咏别情者以王观“水是眼波横”一首为妙。感慨身世之作中有少数作品能将个人悲愁与国家之兴衰治乱融汇一起，如朱敦儒的“旅雁向南飞”，辛弃疾之“千古李将军”。多数作品虽无太多的积极意义，但也可从中窥见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金元明清之作亦大体如是。从艺术风格方面来看，《卜算子》所填之词以婉约为主，咏物贵有寄托，所以多用比兴之法。闺情、送别以及伤春悲秋等作亦以委婉含蓄为宜。风格豪放之作很少，大概与题材内容有关。语言特色倒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典雅，有的通俗；有的华丽，有的浅淡。有的喜用典故，甚至集句为词；有的明白如话，甚至直用口语。可谓丰富多彩。

这里选录《卜算子》词五十首。由于用此调所填之词总量并不太大，所以选录时就不能标准过高。在时代方面是以两宋为主，共选四十一首，金、元、明、清没有多少新的发展，所以只酌选九篇，以窥一斑。在内容方面力求被选入者题材多样。风格、语言、手法等方面也是不同特色尽量兼顾。作者涉及的面也较宽，除朱敦儒、辛弃疾各选两首外，其他皆一人一首。这样做是为了使读者对此调的创作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由于选的面较宽，因此就不可能都是上乘之作，

有不少中品，甚至也可能有下品，但即使下品也并非毫无可取。

五十首词的排列除将苏轼“缺月挂疏桐”列为首篇外，两宋部分据《全宋词》，其他则以作者的时代为序。



分调绝妙好词



目 录

前言	(1)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宋)苏 轼(1)
卜算子(梦短寒夜长)	(宋)张 先(3)
卜算子(尊前一曲歌)	(宋)杜安世(5)
卜算子(水是眼波横)	(宋)王 观(7)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宋)李之仪(9)
卜算子(身如一叶舟)	(宋)陈 瑾(11)
卜算子(烟雨暮横塘)	(宋)谢 逸(13)
卜算子(春透水波明)	(宋)秦 湛(15)
卜算子(天生百种愁)	(宋)徐 俯(17)
卜算子(松竹翠萝寒)	(宋)曹 组(19)
卜算子(旅雁向南飞)	(宋)朱敦儒(21)
卜算子(碧瓦小红楼)	(宋)朱敦儒(23)
卜算子(竹里一枝梅)	(宋)向子諲(25)
卜算子(风雨送春归)	(宋)蔡 伸(27)
卜算子(有意送春归)	(宋)如 晦(29)
卜算子(相思似海深)	(宋)乐 婉(31)
卜算子(风露湿行云)	(宋)张元干(33)

- 卜算子(得酒解愁烦) (宋)吕渭老(35)
卜算子(婆娑月里枝) (宋)杨无咎(37)
卜算子(袅袅水芝红) (宋)葛立方(39)
卜算子(驿外断桥边) (宋)陆游(41)
卜算子(雪压小桥深) (宋)范成大(43)
卜算子(不是爱风尘) (宋)严蕊(45)
卜算子(愁极强登临) (宋)沈端节(47)
卜算子(风生杜若洲) (宋)张孝祥(49)
卜算子(执手送行人) (宋)赵长卿(51)
卜算子(散策问芳菲) (宋)王炎(53)
卜算子(苍生喘未苏) (宋)杨冠卿(55)
卜算子(千古李将军) (宋)辛弃疾(57)
卜算子(刚者不坚牢) (宋)辛弃疾(59)
卜算子(独自上层楼) (宋)程垓(61)
卜算子(洞下水声寒) (宋)陈三聘(63)
卜算子(见也如何暮) (宋)石孝友(65)
卜算子(晴日敛春泥) (宋)赵师侠(67)
卜算子(绿萼更横枝) (宋)姜夔(69)
卜算子(屈指数春来) (宋)高观国(71)
卜算子(渔火海边明) (宋)葛长庚(73)
卜算子(片片蝶衣轻) (宋)刘克庄(74)
卜算子(春事到西湖) (宋)吴潜(76)
卜算子(垂螺近额时) (宋)无名氏(78)
卜算子(幽花带露红) (宋)无名氏(80)

- 卜算子(明月在青天) (金)赵 可(82)
卜算子(澹月晃书窗) (金)段克己(83)
卜算子(明月丽长空) (元)萨都刺(85)
卜算子(白日下层岑) (明)刘 基(86)
卜算子(酒醒夜堂凉) (明)文徵明(88)
卜算子(秋色到空闺) (明)夏完淳(90)
卜算子(绿剪一窗烟) (清)吴兰修(92)
卜算子(燕子不曾来) (清)蒋春霖(94)
卜算子(万叶与千枝) (清)梁鼎芬(96)

卜 算 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1]

(宋) 苏 轼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2]。谁见幽人独往来^[3]，缥缈孤鸿影^[4]。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5]。拣尽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1]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定惠院：在黄冈县东南。

[2]漏断：计时之漏壶中水已滴尽。此指夜深。

[3]幽人：被幽囚之人，又指幽独之人。此处语义双关。

[4]缥缈：隐约不清。

[5]省：了解，理解。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虽仍有官职，但实为以罪人身份受人监管。这首《卜算子》即作于谪居黄州期间。上片写深夜之中词人的孤寂之情。首句用缺月疏桐构成一幅清幽的画面，次句写出夜深人静之时，两句是对环境的勾勒。三句写“幽人”，实即写诗人自己，“独往来”，孤独无依也。“缥缈孤鸿影”，既可视为词人恍惚之中瞥见鸿影，也可视为词人心中之幻影，隐约含蓄，语意甚妙。“幽人”与“孤鸿”互相映衬，虚虚实实之中加

重了孤独的情调。下片则以全幅笔墨但只说鸿。一二句写孤鸿之惊恐不安，满怀幽恨，颇为传神。其实鸿之惊恐，亦即词人之惊恐，被监管之中，怎能不战战兢兢？鸿之恨，亦即词人之恨，因诗遭祸，几乎丧命，怎能不愤愤于心？并且这种内心之苦闷又是无人理解的，其孤独寂寞又加深一层。“拣尽寒枝不肯棲”，写孤鸿低飞徘徊无所棲止之状。鸿本不棲于树，这里故意说“不肯棲”，实是以此喻词人虽处逆境但也不愿高攀，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结句“寂寞沙洲冷”，写鸿终于棲止于沙洲之上，但因其为孤，所以又难免寂寞与清冷。下片句句写鸿又句句是作者自况。词人将抒情主体和意象完整地融为一体了。

这首词属咏物之作，写鸿的形象生动传神，又以鸿喻自身处境之凄苦悲凉，语语双关，善用比兴之法。黄庭坚《跋东坡乐府》评此词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评云：“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盖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此评指出了苏轼这首词在结构上的特色。

在东坡词中，此首当为名作之一，历代都有不少和韵之作，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卜 算 子

(宋) 张 先

梦短寒夜长，坐待清霜晓。临镜无人为整妆，但自学、孤鸾照。
 楼台红树杪^[1]，风月依前好。江水东流郎在西，问尺素^[2]、何由到？

[1]杪(mǎo)：树梢。

[2]尺素：指书信。古人写信用一尺左右的素绢，故名。

这是一首思妇之词。开头两句写思念丈夫而不能安睡，只好坐等到天明。“清霜晓”，点明清秋时节。三四句接写天明之后，梳洗时已无人帮她整妆，只好自己学习持镜自照。两句写得真实自然，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是其夫离去不久，所以她还不习惯“无人为整妆”；二是丈夫在时，二人亲密和谐，颇得闺房之乐；三是“孤鸾照”更加重她的孤寂之感，夜间的凄苦之情仍在延续。下片写想给丈夫寄信。开头两句就是信中要写的内容，楼台上透过挂满红叶的树梢，风光月色依然那么美好，这里无疑是夫妻二人经常观赏美景的地方，所以要告诉他。末两句说，信写好了，但寄递却发生了困难，因为“江水东流郎在西”。这两句生动地表现了少妇的天

真，同时也写出了她的一片深情。

张先善于描写男女之情，此首即其一。全词结构平直，无甚波澜，但描写细腻，独居少妇的形象宛在目前。李之仪评张先词说：“子野韵不足而情有余。”正可用于此首。

词中两片结句皆改五言一句为六言折腰，使音律、节奏稍有变化，是为《卜算子》的又一体。

卜 算 子

(宋) 杜安世

尊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才欲歌时泪已流，恨应更多于泪。
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我亦情多不忍闻，怕和我成憔悴。

这首词描写作者因听歌所产生的伤感。开头一句直抒其事，由此可知歌者是在酒筵前为人助兴，其处境可想而知。第二句语虽泛泛，但从那夸张的“千重”二字中不难想象歌中饱含了歌者的千愁万恨。第三句是对上一句的补充，说明“千重意”并非是绵绵情意之类，而是令人伤心的往事。末句又更进一层说恨比泪更多，这就更加重了歌者心中的痛苦之情。上片用层层深入的手法描绘了一个不幸歌女的形象，下片仍从叙事入手，先问歌女因何如此悲伤，但歌女却久久不语，陷入如痴如醉的沉思之中。老子说“大音希声”，白居易诗云“此时无声胜有声”，这里的“不语”是有极丰富内含的，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朴实生动的描写使歌女神情毕现，栩栩如生。末两句写作者的共鸣，作者虽还不知歌女的遭遇，但从其悲苦之情中已可想象一二，而他自己的经历也是坎坷不平的，同病相怜，所以不忍心再听歌女的诉说，

说了反而会使二人都要悲痛难禁。

此词与白居易《琵琶行》所叙之事有相似之处，但一首小令容量有限，不能把重点放在事上，所以词中情多于事，虚多于实，客多于主。但又情中有事，虚中有实，客中有主，虽多写歌女之悲苦，但实际上是在歌女之悲中融入了作者个人的感情，“怕和我成憔悴”一句表明作者已把自己和歌女视为一体了。

两片末句都加一字为六字句，是《卜算子》的又一体。

卜算子 送鲍浩然之浙东^[1]

(宋) 王 观

水是眼波横^[2]，山是眉峰聚^[3]。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4]。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1] 鲍浩然：不详。浙东：宋代行政区划有浙江东路，简称浙东。辖绍兴、衢州、温州、台州等地区。

[2] 眼波横：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目流睇而横波”。

[3] 眉峰：《西京杂记》二：“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后人遂称眉之美者为眉山或眉峰。

[4] 盈盈：美好貌。

这是一首送别词。王观与鲍浩然的关系我们不知其详，但从词意来看恐不是泛泛之交，所以他把这首词写得别致而有趣。开头两句把形容眉目的通常用语反转过来，说水是眼波，山是眉峰，不只是出语不凡，并且还关合着送行的意思。因为鲍浩然一路之上所见如眉似眼之山水，也就会联想到亲人盼望他的目光。三四句先设问行人何去，然后答曰：“眉眼盈盈处”。承一二句之意，此句既指山明水秀之处，但

仍然双关着亲人美好的目光。本来是简单的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意思，但作者却用含蓄而巧妙的方式写出，确是非常别致。下片先点明时令是暮春，接着说“送君归”，两句在文字上的重沓，把“春”与“君”紧紧连在一起了。末两句作者又发奇想，江南可能春尚未归，如能赶上，定要“和春住”，也就是千万不可辜负了大好春光，同时这又是愿他生活美好幸福的象征语。“千万”有叮嘱之意，正是送行者的口吻。作者善于想象，善于造语，更善于创造新奇的意境，因而能写出这首生动活泼又时有奇趣的小词。

卜 算 子

(宋) 李之仪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这首《卜算子》是李之仪词作中最为传诵的一首。词中表现了一位痴情女子对其情人的深切相思之情以及她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表示两人相距遥遥，虽属夸张，但却是全篇抒情之源。由于相距遥遥，所以只能“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成为沟通两人爱情的惟一渠道。水是生命之源，爱情是生命之火，长江之水是他们爱情的信使，所以过片就发出了“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的誓言，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汉乐府诗《上邪》和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两篇作品中的泼辣与大胆，为这篇《卜算子》所不及，但对爱情的执著与坚贞不渝则是完全一致的。最后以“但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做结，表现了女子的心愿，她的痴情希望得到回应，只要两心相通她就无怨无悔了。

民歌手法的运用是这首词的重要特点，重沓的句式，纯